

由於以上的陳述和表解的詳示，是我們說這兩個系統絕異，說一個（黑格爾的）是世學玄辨的系統，一個（天台的）是聖教履行的系統這話是大致不差的。也正因為黑學體系是一個世學玄辨的系統，因為這個系統顯示邏輯觀念或理性範疇同時就是自然世界和人類精神世界的發展過程，故而這個系統特具世界歷史的意義。文德爾班（W. Windelband）在其哲學史中寫道：

黑格爾自然哲學與心理學之討論甚少成功；其思想之力能見於歷史之領域。……最後，絕對精神被分為直觀底藝術，表象底宗教，概念（Begriff）底哲學史。

同時黑氏斷言其邏輯範疇底演進與哲學史上諸宗義底演進是同一的。此固突顯其歷史者。此外唐君毅先生亦於其哲學概論中論黑格爾的絕對精神時謂：

至於從縱的方面，看此「精神」在地上之行程，即為人類之歷史自身。而黑氏之哲學，最後即歸於唯歷史為最後之真實，其自身為一理性之表現，亦同時即上帝之顯現其自身

玄學與聖學

——黑格爾哲學與天台教觀比較論析之四——

之行程之說。此無異於將西方中古哲學中之上帝，全化為透過人類歷史精神而表現者。

這更足以佐證我們說黑學系統特著歷史義為確然。至於天臺教觀的系統，則因其為聖道踐履的系統而無此一特徵。或謂其性具的世界進程論亦為辯證理則與三世間的進展理則是同一的，而三世間的國土世間與眾生世間底畜生（動物）是自然世界，五陰世間之後四陰與眾生世間的其他五道四聖是精神世界，故即此約豎說，亦可謂天臺系統同具世界歷史進化義，此殊不然。因為具有三世間之十法界，乃由不思議一念所顯之絕對內在在世界，其階程乃聖道步步昭明圓實的踐履進程，不可與現在的世界歷史同日而語，故而不能據此以指說其歷史義。然此亦正為我們說它是聖道履行系統而與黑格爾世學玄辨系統不同之一分際，此種分際，若就這兩大系統的另一面考之，亦正所以形成其歸宗不同之異趣，以是我們在下面將繼續較析其宗趣。

以論宗趣，則此兩大系統迥然有別；因為一個即黑格爾的是歸宗於總該一切世學範疇之該念系統底哲學。一個，即天臺的興

趣於總該歷代聖教宗義之觀行系統的聖學。黑格爾立意要做而且實際做成功了一個大哲人。智者却發心要自得而且教他人亦同證得一個大覺者。這只要一看黑學全體系之最後一範疇為哲學，與天臺十法界之終極一法界為佛界的事實即可瞭然。故就學說：

黑格爾歸宗於玄辨的哲學；

天台智顛歸宗於實踐的聖學。

就品說：

黑格爾興趣於作哲人；

天台智顛興趣於成覺者。

宗於哲學，趣於作哲人，乃以純思玄辨為究竟。宗於聖學趣於成覺者，則以道德、宗教聖仁人格之踐履為終極。故在黑格爾哲學中，匪但道德祇在客觀精神裏佔一卑下席次，即在絕對精神中的宗教，亦屈居哲學之下。而在天台智者教觀中，則在在皆道德與宗教實踐之興趣。

或曰：如是分判兩者宗趣，固然有據，然即執此據以定論黑格爾認哲學玄辨視宗教實踐為尤高，因而遂歸宗於哲學則似有不然。因為菲希兒（Kuno Fischer）在他的黑格爾之生活，著書與教學（Hegels Leben, Werke und Lehre）一書選疏黑氏的精神現

象學時，即曾指出黑氏視宗教高出理性和精神。非希兒道：

……理性，依黑格爾並用黑格爾的用語示之，不是一個實體，而一是主體，即它是理性的自我意識或精神，精神的現示即世界的禮秩，而其最高階段，世界中的上帝觀念，那是為上帝真知所成就的神聖（絕對），宗教。上帝的真知是絕對的知識。於是精神現象學即判那第二和最後一階段，自我意識與絕對知識為三個主要步伍：「理性」、「精神」和「宗教」。

同時黑格爾自己在其小邏輯論康德（Kant）的末段也說：

依康德，我們所知底事物僅對我們為現象，我們決不能夠知道它們的本性，那屬於我們所不能幾及的彼界。平常的思想不會無理地視此種主觀觀念論及其獨為我們自己所創造的純粹人的世界演生意識底事實為例外。關於這事的真正陳述寧如下舉。那我們已指為意識的種種事物之為單純現象，並不只對我們，而且其自性即如是；而此等如其所是的有限事物底真實而本然的情景是不基於其自身而基於普遍的神聖觀以有其存在。這種事物觀，誠然像康德的一樣是觀念論的；但自有別於批判哲學底主觀觀念論一點着眼，將被定名為絕對觀念論。絕對觀念論雖大進於平庸的觀念論，但不自哲學縮出。它植基於一切宗教之根芽；因為宗教尤信我們見到的這個現實世界，這個存在的總全，乃為上帝所創造與治化。

絕對觀念論不從哲學縮出，而植基於一切宗教之根芽，這不正表白他興趣於宗教視哲學為尤甚麼？是的，將黑格爾解釋為一較哲人為尤底本元宗教思想家已經成為有增無已的時尚。伊凡·易爾金（Iwan Ijin）且以「作為觀照神學的黑格爾哲學」（Die Philosophie Hegels als Kontemplative Gotthehre）著書，狄爾泰（Dilthey）更在他的黑格爾少年史（Die Jugendgeschichte Hegels）裏盡責表白彼最為黑格爾哲學發展之核心的乃其少年期的神學研究。而研究神學，觀照神學當必有宗教實踐的興趣與深湛的宗教經驗。因此更不能說黑格爾非宗教實踐者，說黑格爾歸宗哲學而非宗教。且聽哈英（R. Hayn）說吧。哈英在其黑格爾品講中說黑格爾的興趣根本是一宗教的；他反思的目的物不僅是教條底影

子，而且根本就是虔敬情感之凝斂體。在黑格爾，其全部知識，究極而最後的分析，都是出自宗教經驗底深處，而又終極於其中。這樣說來，我們前說黑格爾歸宗哲學的話便有問題了。其實不然。因為說以宗教真理為其反省對象，以宗教經驗深處為其全部知識源頭或前提，並不即是說他歸趣於宗教。他以宗教真理為前提而反省之，他要凝斂他的全部宗教經驗而組成他的該博體系，但又不要擺脫這個前提，超彼宗教經驗而出之。這是真的。因為從他許多著作裏，我們發現他在柏兒乃（Barne）和法蘭克福兒特（Frankfurt）任家庭教師時即曾致力討論如何克服其神學前提和超越康德的思想遺產。結果他真地超越了；他從康德批判的主觀觀念論過度到系統的絕對觀念論，他從宗教過度到哲學。然後又自立巔峯，回首傲視，故不得謂為歸趣宗教。此其一。再則說他具有宗教情趣，反省宗教真理，具有很深的宗教經驗，亦不等於說他是宗教實踐家。因為他一方面既沒有一依宗教儀禮以觀行，另一方面又沒有實際地做過宗徒去傳佈教義，獻身宗教事業，他只在講堂裏講哲學。所以我們仍然不能說他是宗教家，而只能說他是哲學家。他只是哲學家而歸宗哲學，故哈英於上述同時又說黑格爾的哲學根本「就失去了與此種基本宗教經驗的默契而只能自其轉化為思維精神與邏輯概念底過程以知之」。於是我們說黑格爾歸宗哲學，做哲學家便成定論。至於天台智顛之歸宗踐聖作佛，則一無可諍。因此我們對兩者宗趣之判即當止於此。然自另一義即人類精神病痛之解脫，或精神自由言之，這兩個系統都是以精神自由為目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這兩者的宗趣是相同的。這容有可說。因為它們的確都以自由或解脫為終極。黑格爾在他的歷史哲學中論精神時說道：

精神的本性可因瞻視其直接反面之「物質」而得知。因為物質的本質是吸引，所以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肯定精神的本體或本質便是「自由」。人都同意：精神，在其他種種特性間，也賦有自由一特性；但是哲學却告訴我們說：一切精神特性只有通過自由而存在；一切是獲得自由的工具；一切皆尋求而且引生自由，而且唯是自由。（未完待續）